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是甚麼日子？請在五秒鐘的時間內容作答，假若答案作出後，請再將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減去那個年份，啊，一百三十六年是嗎，這個數字不像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紀念那麼使人觸目／留意／感喟，但是一百三十六除以六十，是兩倍有剩，誰人有命留待到下一個五四動運的甲子祭。只不過每一個讀此文的人都活生生地看到香港被英帝國主義者從我國手中強佔去這塊土地——一百——三十——零六年了！

孫文先生可以在香港成立輔仁文社幹反滿清的革命。

魯迅先生可以寫「無聲的香港」。

蔣介石先生可以公稱香港的同胞作海外僑胞。

毛澤東先生及周恩來先生可以私認香港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可以等十年、百年、幾百年』。

我們的上一代可以誘言逃難寓居香港。

但是，我們有藉口嗎？我們，是最後向中國近代歷史繫連的一代，也有而且只有我們這一代肯承認近代列「暴」列「帝」侵華的苦難／恥辱／悲屈與我們有關。歷史並非虛構和無形，它正用其靈氛緊罩着每一個今日生活在香港的人。真正的悲劇啊，試向弟妹們問一句：『中國與你何關？香港的前途在那裡？你認為作中國人好還是作所謂香港人好？茫茫風裡不會有答案，只會使弟妹們一瞬間迷惘和不快，他們打心裡莫明所問。

大陸來港的人諱言提及推翻殖民地，因為此地的「自由」相對地比大陸多，「生活條件」相對地比大陸好。

辦報紙搖筆桿的人可以從工商業森林中覓食巨鱗猛獸牙隙剔出來的殘屑，因而力逞聲嘶呼喊「香港化」。

宗教內的使從們可以繼續禮拜崇拜早禱晚聚，大話天國，信靠恩賜和等待公義，因為祖祖祖先犯了罪，一生在贖罪中渡過，「香港」只是地上的一小塊非屬靈的角落。

大學窄門製造出來的優選份子更怕動輒得咎，高職美食／華居住譽，他們是有頭腦的冷血執行者，反了／漏網／站出來的僅只一小撮，而且，殖民地教育底下的高級的知識份子脊骨硬得不久，沾一些兒邊際和熱鬧後便沒勁地隱藏起自己。

青年導師級的人混水摸魚地高叫：香港是現代的都市，是文明人聚居的地方，施政者得遵守人道，合乎現代文明，否則便是『五官端正，頭腦白痴』的官僚：等「官僚們略施小技，他就急不及待地鼓掌稱喜：對，能文明了。

# 任 寫

## 邁開第一步

若  
涅

小政治團體在個別旗幟底下淒風苦雨地等待群眾和時機。用樂觀的口吻暢論形勢／緊張的神情分析危機，然後，還是寂寂地拖着攪。

資本肥貓呼風喚雨左右逢源，甚麼顏色的政權都唬不住他們要建立資本王國的野心。

北京要為政權的穩定大耍手段，頻認苦衷，製造關係，在四個現代化的名義下明令「香港同胞」不得亂動，為黨犧牲。

麥理浩政府更不得了，向新界全面動土

，不惜用催淚彈迫遷居民，不怕向金禧事件和警察暴動略認低威，只要在香港搜括得更多更快便成。但是，每一個在社會上撻過芝蔴綠荳的事／運動的人都入檔歸案，午夜抓人視作閒常（最近拘佳視職工代表四人的手法）。有人知道梅禮大廈最高頂層政治部的部門嗎：全港青年／學界／個別人士「紀錄」資料總部。乖乖不得動彈，麥理浩一幫人如是想。

小市民何處去？有馬場／有電視／有架步／有多至無可計算的黃色發洩形式——日間耗你體力，晚間便麻你神志好了。青年和學生都將不怕寂寞，因為太多太多名堂紛雜的團體機構部門中心為你準備妥當一年四季——爆棚——的非思維性活動。

香港，倫敦的命脈，北京的義手，國際和平地壟斷財團的荷囊。但香港香港啊，還是我們恥辱的標記，還是帝國主義殖民中國國土的現世明証！

我們毋恨，我們毋餒，萬般難局，還得由頭起收拾。北京的黃面當權者要我們屈辱於英帝白人港府面前，我們偏要挺起胸膛，反他娘的殖民地統治，無論是一聲反抗的呼喊，或是一段宣言；無論是組黨結社，或是閉門分析；無論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或是生活言行的自覺；無論是衣飾，或是食用；無論是教育，或是娛樂，我們從最消極面以至最積極面，都將殖民地無形披困一身的色彩褪掉。把殖民地翻倒過來，是我們不可逃避的歷史任務。這一代人生存得光彩與否，在乎我們是否清醒地去罵、去惱、去行動、去力爭。試環目香港，表面氣象繁榮，內裡充塞滿是現代資本主義化的城市腐壞，當左派報刊開始刊登狗馬經，介紹選美，推銷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之際，香港的前途不是比前更為黯淡？再當稍有醒覺思想的人，開始用二重標準去評取殖民地地上發生的事物之時，統治者慶幸用時間爭取到某些認同嗎？一般時候，人們只會在受到迫害時喊喊「反殖」一詞，就是沒有嚴肅認真地去思維：不是藉助殖民地改良性質的「反」，而是需要連根拔起的「推翻」。當然，推翻殖民地是一件說不得笑的事，關係千絲萬縷，所以，請邁開第一步，在各個方向和層面上展開，並需要持續地幹，向歷史交代出我們磅礴的氣概。

筆者抱撼的是筆力不濟，未可將三十年來翳胸欲裂的意念有條理有說服力地傾瀉，但立志是年青的時間立，而血，都還是年青的時候熱，各位有幸共聚香港，巧迎五四運動六十週年紀念，何不，何不，就發一大宏願，吼出洪亮的巨响！